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上古三代文卷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齊太公一

太公姓姜，亦姓呂，名尙，字牙，東海人，四嶽之後，初事商王紂，去隱北海，後歸周，周文王以爲師，號曰太公望，武王嗣位，以爲司馬，號曰師尙父，既克商，封於齊，以侯爵就國，成王嗣位，命得專征伐，一云受封後留爲太師，薨年百餘歲，傳國二十八世，有太公六韜六卷，陰謀六卷，謀三卷，陰符鈐錄一卷，金匱二卷，兵法三卷，又六卷，伏謀陰陽謀一卷，三宮兵法一卷，太乙三宮兵法立成圖二卷，書禁忌立成集二卷，枕中記一卷，周書陰符九卷，

案周書陰符，隋志不云太公撰，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史記作周書陰符，明是一書也，漢志周史六弢六篇在儒家，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在道家，隋志盡歸兵家，

政語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賈誼新書脩政語下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

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四輔

太公曰、太師者、心腹之臣、所使口口、是人之英、故曰前疑、常立於前、決疑事也、太史者、耳目之臣、所使視聽、是人之後、故曰後承、常立於後、承主之過、取驗於天、太傅者、爪牙之臣、所使守衛、是人之傑、故曰左輔、輔人主、斂事、立於左、拒君之難、太保者、羽翼之臣、所

使祭伺是人之釁、故曰右弼、常立於右、弼人主之邪、四輔既立、王者安而無爲、百姓濟而無害、若四輔不具、猶格虎無備、濟河無舟、若王者不知古今之務、遠方之緒、不謀於諸侯、不達言語、動作不合於制、太師爭之、不知天變星厤之運、天官動靜、鐘律之音、山川怪異、不善災害、太史陳天文以爭之、發號令不應先王法度、與大臣無禮、枉道於民、處刑不平、獨信自專、臨政不莊、又不恤臣僕、太傅爭之、升車不應和鸞、揖讓不中、磬佩淫譙、馳騁沈冒酒色、宗廟不敬、輿服失度、朝廷無節、太保爭之、五行大義第二十二篇論諸官、

六韜　案今所行六韜六卷、是宋元豐間刪定、凡六十篇、見存不錄、錄其佚文、

文韜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

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游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宮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哉羣書治要三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治令之必行法令必行則治道通治道通則民大利民大利則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爲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爲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羣邪成俗而君沉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人民柰何太公曰法令之必行則民利天下是法令利之必行大利人民也羣書治要三十一御覽六百三十八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者爲上作事而不法法國君不悟是爲大失也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國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則令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止邪不止則禍亂起矣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

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不法、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也、文王曰、誠哉、羣書治要三十一、御覽六百三十八、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福殃之應、鬼神之福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之以刑、善則天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多游臺、則民多病溫、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畢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飄牛馬、發屋拔木、民人飛揚數十里、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應形、文王曰、誠哉、羣書治要三十一、續漢五行志三注、又五注、御覽九、又二百六十六、又八百三十九、又八百七十六、又八百七十九、又五行大義第七篇引太公云、人主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天應之以刑、

故義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亡。羣書治要三十一引，明傳鈔本多此二語。

武王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爲無有。武王曰：爲人臣而令其主殘虐，爲後世笑，可謂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珠玉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案上言六不聽，僅五事，轉寫有脫。四必亡：一曰強諫不可止，必亡。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強，正眾邪，必亡。四曰以寡直強，正眾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眾，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姦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

以欺爲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財貨上流賢者不用羣書治要三十一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文選注御覽作大夫而問之曰殷國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大者如箕常六月雨雪深尺餘武王曰大哉妖也其一人對曰是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之大妖三十七章雨血雨灰雨石盛夏雨雪臣不爲妖災武王蹴然而問三十七章之妖對曰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餧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婦孤人之子喜奪喜誣喜刑禍喜以信者爲欺欺者爲忠以忠爲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爲下小人爲上以便佞爲相以女子爲政慾令暴取萬民愁苦喜田獵畢弋走狗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避寒暑喜治宮室脩臺池日夜無已宮七十有三所大宮百里宮中有九市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喜爲酒池肉

林樽上酒池可迴船而牛飲者三千人飲之以金鼓坐起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喜聽讒用與無功者賞無德者爵所愛專制而擅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斗斛無尺丈無錙銖無秤衡有罪放無罪誅此殷國之大妖也其餘不可勝數臣言不能盡（羣書治要三十一、藝文類聚九、又七十一、北堂書鈔二十七、又二十一、文選七發注、七命注、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二十一、又五十一、又八十三、又一百七十三、又七百六十八、又八百七十四。）

淵乎無端孰知其源（六韜逸文意林一、案意林此條在六守後發啟前當是文韜。）

武韜

昔柏皇氏栗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未賞民民勸此皆古之善爲政者也至於伏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古之不變者有苗有之堯化而取之堯德衰舜化而受之舜德衰禹化而取之（御覽七十六、意林一。）

聖人恭天靜地和人敬鬼。意林一。案意林此二條在發啟後，爭權前，如是武韜。

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太公曰：可。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之。意林作牧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為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上。唯聖人而後能為之。文王曰：善。請著之金版。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群書治要三十一。文選宣德皇后令注，意林一。

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商王拘西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怪物而贖之，以免君之罪。於是散宜生

受命而行得犬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九江之浦得大貝百馮本注云許作百朋宛懷條塗之山得黃熊玉女三人因費仲而獻之於商王紂紂大喜遂免西伯殺牛而賜之文王既出羑里召周公旦築爲靈臺紂患刑輕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意林一淡書脩林帙附傳藝文類聚八十四又九十三又九十五文選南都賦注石闕銘注御覽四百六十七五百三十四六百八十四六百九十七八百七九百八九百四十一事類賦注凡十五條合錄之案意林此條在爭權後九差

前知是武韜又案淮南子道應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鰓鐃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刳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蓋本六韜爲說又尚書大傳亦載此事又案羣書治要論將選將二篇在武韜今本在龍韜與此不同

龍韜

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大小猶斗不以盛石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問閭里察姦伺猾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遽（御覽作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實長希言（御覽作長賓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疾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正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咋咋言語切切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勳勳紛紛鄰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教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

乃天下之主也、群書治要三十一、意林一、御覽二百七十三、案意林引此在立將前

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不勸、賞一人而萬人不欣、是爲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爲使、是失衆之紀也、群書治要三十一、將威篇末是將威之所行也下多此一段、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飽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爲寶、武王曰、天道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爲譎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衆將所拘者九、武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

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氣、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弱敵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羣書治要三十一

太公曰、天下有粟、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羣書治要三十一 此二篇在軍勢後

虎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幾、不可數動、動之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懾畏、民懾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

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哉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謹脩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羣書治要三十一、藝文類聚二十、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一、

犬韜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百重沙者二十四人、趍行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億有八萬、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周爲細、以紂爲衆、以周爲寡、以周爲弱、以紂爲强、以周爲危、以紂爲安、以周爲諸侯、以紂爲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

多以弱擊强、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審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衆不可擊、審强不可擊、審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民、所謂衆者、盡得天下之衆、所謂强者、盡得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事、爲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綵帛狗馬穀粟、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收暴虐之吏、殺天下之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羣書治要三十一、又略見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三百八十六、

武王問太公曰、欲與兵深謀、進必斬敵、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避、勿以三軍爲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爲重而苟進、勿以

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士爲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以謀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群書治要

三十一

辯言巧辭，善毀善譽者，名曰間諜飛言之士。意林一練士篇名曰必死之士下多此三語

以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陳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絕御覽作纔而解之，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通典一百四十九御覽二百九十七 案今本敎戰篇僅云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餘皆刪去故節錄之其上下文不具錄 已上如六韜原次已下雜錄不得原次

器滿則傾，志滿則覆。禮記曲禮上疏

世子爲政。北堂書鈔二十一

廿七大夫者，爲筋脈之臣。北堂書鈔五十六

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羣。御覽一百五十七。

昔煩厚氏用兵無已，誅戮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諸侯叛之，煩厚氏以亡也。北堂書鈔一百十三。

堯與有苗御覽作堯伐有扈。戰于丹水之浦。文選沈休文樂游苑餞呂僧珍詩注，北堂書鈔十三，御覽六十三。

桀時有瞿山之地，桀鑿山陵，通之於河，民有諫者曰，冬鑿地穿山，是發天之陰，泄山之氣，天子後必敗。桀以妖言殺之。御覽八十三。

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常三百人。藝文類聚六十九，又八十五，北堂書鈔二十，文選石闕銘注，御覽三百九十三，七百九，八百十五。

紂作瓊室鹿臺，飾以美玉。文選西京賦注。

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爲阜，以酒爲池，脯肉爲山林。文選西征賦注。

對文王曰，禮者治之粉澤也。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二十三，六百十。

先塗民耳目、文選劇秦美新注。

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注。

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御覽四百九十六。

天之爲天遠矣、地之爲地久矣、萬物在其間、各自利、何世莫之有乎、夫使世俗皆能順其有、是乃溟涬鴻濛之時、爲王、故莫之能有、七十六聖、發起其所繫天下而有之、豈一日哉、御覽、

文王劇殺崇侯虎、歸至酆、令具湯沐、御覽三百九十五、一本作湯偏。

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而沒、文王壽九十七而沒、御覽三百八十三、

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同、喜怒不等、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注、

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爲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得、文選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注。

欲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十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之曰、行已有期、君不發、天子聞之、國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焉、如無病者、御覽七百三十九、

武王寢疾十日、太公負王、乃編蘥冥之車、北堂書鈔十三、作之乘、周旦為御、至於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才、扶胥車、故戰具也、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為首、副也、晝則為光、夜則為星、方頭鐵椎、重八斤、亦軍備也、大柯斧、重八斤、一名鐵鉞、軍備也、行馬、廣二丈、二十具、渡溝飛橋、廣五丈、轉關鹿盧八具、天船、一名天潢、以度大水也、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天陣、日月斗柄杓一、此為左右一仰一背天陣、地陣、丘陵水泉有左右前後之利、人陣、車馬文武、積楹臨衝、攻城圍邑、雲梯飛樓、視城中也、武衛大櫓、三軍所須、雲火万炬、以防火也、吹鳴笳、作威万具也、御覽三百六十七、案此所陳器具、軍用篇有其半、

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為後將、以四十七艘船、濟、文選注作舫踰、于河、藝文類聚七十一、文選王粲從軍詩注、御覽七百六十八、

太公曰、夫紂無道、流毒諸侯、欺侮群臣、失百姓之心、秉明德以誅

之誰曰弗克北堂書鈔一百十三

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爲父報仇，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御覽四百八十二

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曰，殺一人而有天下，北堂書鈔十三作殺一夫而利天下聖人不爲，太公曰，師渡孟津，六馬仰流，赤烏白魚外入，此豈非天命也，師到坶野，天暴風雷，前後不相見，車蓋發越，轅衡摧折，旌旄三折，旗幟飛揚者，精銳感天也，雨以洗吾兵，雷電應天也，御覽三百二十九

文王當作武王問散宜生，卜伐殷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蓍蓍不交而如折，將行之日，雨輜重車至軫，行之日，幟折爲三，散宜生曰，此凶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藝文類聚二，御覽十，事類賦雨賦注

兵入殷郊、見太公曰、是我新君也、而商容曰非也、其人虎據而鷹峙、威怒自副、見利欲發、進不顧前後、見武王曰、是新君也、見敵不怒、御覽二百七十六、

紂爲無道、武王於是東伐紂、至於河上、雨甚雷疾、武王之乘、橫振而死、旗旌折揚、疾波、周公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君德行未盡、而百姓疾怨、故天降吾禍、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於是太公援罪人而戮之於河、三鼓之、率衆而先、以造於殷、天下從、甲子之日、至於牧野、舉師而討之、紂城備設而不守、親擒紂、懸其首於白旗、御覽十三、三百二十九、三百四十七、

武王伐紂、師至氾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法、而愚將拘之、若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時、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

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變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衆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通典一百六十二、御覽三百二十八、又泰誓中疏引作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蓋約文、或在他篇、未敢定之、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爲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頭箭、丙丁日拔著口箭、戊己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各以其職來貢、御覽七百三十七、

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舊唐書禮儀志、案五神事、詳見太公金匱、周書陰符、丁侯事、詳見金匱、聖人以神道設教、不必疑其不純也、

武王伐紂、紂蒙寶衣投火而死、文選石闕銘注御覽八百八十九、

武王入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藝文類聚六十六八十五、

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餘胥、藝文類聚九十二御覽九百二十作除胥事類鳥賦注作儲胥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御覽三百二十七、

冬冰可折、夏條可結、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二十一、

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史記越世家索隱、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強、則如之何、對曰、當示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速而赴、擾亂失次、必離故所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通典一百五十三御覽二百九十四、

又問曰、敵疏其陳、又遠其後、挑我流矢、以弱我弓弩、勞我士卒、爲之柰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車騎獵御覽作邀其左右、引而分

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少擊衆，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於晝，取之於夜，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阸，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川，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阸也，通典一百五十九，御覽三百十一，案故曰已下，蓋古兵家言，而太公述之，吳子應變篇亦有此文，

爲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文選西征賦注，

賞如高山，罰如深谿，文選王粲從軍詩注，

大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雨如風，如雷如電，天下盡驚，然後乃成，御覽二百七十一，

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夫，風鳴樹者，賊在十里，鳴條百里，搖枝四百里，雨霑衣裳者，謂潤兵，其不霑者，謂泣兵，金氣自鳴及焦氣者，軍疲也，御覽三百二十八，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楯在前，此四時應天之法也，御覽三百三十五，三百三十九，

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御覽三百五十八、

以死取人謂之勇、御覽四百三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夫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爲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謂盜也、太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便、八盜也、舉息就禮、初學記作利、九盜也、無事然鐙、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藝文類聚三十五、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八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齊太公二

陰謀

武王問太公曰願聞治亂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爲治其亂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問吏之重罪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汙四吏以威力迫脅於民五吏與吏合姦六吏與人無情七吏作盜賊使人爲耳目八吏賤買賣貴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振懼於民夫治者有三罪則國亂而民愁盡有之則民流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大於此除者則國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何如太公曰民勝吏厚大臣一大也民宗強侵陵羣下二大也民甚富侵國家三大也民尊親其君天下歸慕四大也眾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

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爲權、七大也、恩行於吏、八大也、民服信疑當作民無信以少爲多、奪人田宅、蔑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業畜產爲人所苦、十大也、所謂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武王曰、絕吏之罪、塞民之大、奈何、太公曰、察民之累、吏明其賞、審其誅、則吏不敢犯罪、民不敢大也、武王曰、是民吏相同、上下不和而結其讎、太公曰、爲君守成、爲吏守職、爲民守事、如此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吏民外不懷怨、內不徼事、續漢郡國志五注、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敎民、其法何如、太公對曰、賢君治國、不以私害公、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不避于所愛、不因怨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畫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是賢君之治國也、不好生而好殺、

不好成而好敗，不好利而好害，不好與而好奪，不好賞而好罰，妾孕（姘作妄媵）爲政，使内外相疑，君臣不和，拓人田宅以爲臺觀，發人丘墓以爲苑囿，僕媵衣文繡，禽獸犬馬與人同食，而萬民糟糠不厭，裘褐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斂奪民財物，藏之府庫，賢人逃隱於山林，小人任大職，無功而爵，無德而貴，專恣倡樂，男女昏亂，不恤萬民，違陰陽之氣，忠諫不聽，信用邪佞，此亡國之君治國也。（羣書治要三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輕罰而重威，少其賞而勸善多，簡其令而衆皆化，爲之何如，太公曰，殺一人，千人懼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懼者，殺之，殺三人，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軍正者，教之，殺一以懲萬，賞一而勸衆，此明君之威福也。（同上）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一言與身相終，再言與天地相永，三言爲諸侯雄，四言爲海內宗，五言傳之天下無窮，可得聞乎。太公曰，一言與身相終者，內寬而外仁也；再言與天地相永者，是言行相副，若天地無私也；三言爲諸侯雄者，是敬賢用諫，謙下於士也；四言爲海內宗者，敬接不肖，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憎愛也；五言傳之天下無窮者，通於否泰，順時容養也。同上。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人也。堯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兢兢加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武王曰，吾今新並殷居民上也，翼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謙，守之以恭。武王曰，欲如尚父言，吾因是爲戒隨之身。羣書治要三十一、御覽五百九十

金匱

唐帝克有苗、問人曰、吾聞有苗時、天雨血沾衣、有此妖乎、人曰、非妖也、有苗誅諫者、尊無功、退有能、遇人如仇、故亡耳、開元占經三、

三苗時有日鬬、開元占經六、

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御覽四、

夏桀之時、有岑山之水、桀常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以爲妖言、殺之、其年、岑山一旦崩爲大澤、水深九尺、山覆於谷、上反居下、耆老諫而殺之、湯率諸侯伐之、藝文類聚三、御覽二十七、又七十二、路史後紀十四、

紂常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命縣於野、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妖言而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木、藝文類聚三、御覽二十一、又八百三十二、事類賦注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諫者死、予子伯邑考、爲王僕御、無故烹之、囚予於羑里、以其羹歠予、御覽六百四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不須兵器、可以守國、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耙者、是其矛戟也、簦笠者、是其兜鍪也、鎌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者、是其鉦鼓也、御覽三百三十六、又三百三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人、今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爲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意林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後漢袁紹傳注、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武王伐紂至鳳皇陂，襪系解。太平寰宇記二十五。

武王師到牧野，陣未畢，而暴風疾雨，雷電幽冥，前後不見。太公曰：善雷電者，是吾軍動應天也。御覽十一。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使人卜之，祟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於武王，願舉國爲臣虜，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謂使者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日遣人來歸，勿復過之，比使者歸，子之君所息念矣，使者辭歸，至，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重譯而至。藝文類聚五十九，文選吳質荅東阿王書注，典引注，御覽一百三十九，又三百四十九，又七百三十九，事類賦注十三。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其田，

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聽、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意林一、御覽三百六十六

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海內神相謂曰、今周王聖人、得民心乎、當防之、隨四時而風雨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有五丈夫乘車馬、從兩騎、止門外、欲謁武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跡、恐是聖人、王使太師尚父謝五丈夫曰、賓幸臨之、失不先問、方修法服、太師尚父乃使人持一器粥、開門而進五車兩騎曰、先王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天寒、故進熱粥以御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東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雨師風伯、粥既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謂武王曰、客可見矣、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風伯耳、王曰、不知有名乎、曰、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芒、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曰玄冥、河伯名為馮夷、史記封禪書正義引作馮脩文選思玄賦舊注

引作河伯姓馮名脩雨師名詠風伯名姨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外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拜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告之皆曰天代殷立周謹來受命願敕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又一百五十二藝文類聚二初學記二文選雪賦注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御覽十二又八百五十九又八百八十二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事類賦注三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衆恐後復有試予者也何以待之太公曰請樹槐於王門內王路之右起西社築垣牆祭以酒脯食以犧牲尊之曰社客有非常先與之語乃命太公祝社曰客有益者入無益者距之歲告以水旱與其風雨澤流悉行除民所苦也北堂書鈔八十七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五百三十二事類賦注二十五

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而三軍勸者賞之殺一人而千人恐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動者殺之殺三人而三軍振者殺之御覽六百三十三又六百四十七又書鈔三十引賞一人千萬喜六字

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文選廣絕交論注。

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文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注。

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未形。文選司馬相如上書諫獵注、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注。

宰相不富國安主，調陰陽，和羣臣，樂萬民，非吾宰相也。書鈔四十九。

武王問師尙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尙父曰，黃帝云，予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愼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矜矜乎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愼終與始，完如金城，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愼一日，壽終無殃。宋本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注、意林一、藝文類聚二十三、文選張華女史箴注、御覽四百三十、又四百五十九、又五百九十三。

武王曰，吾隨師尙父之言，因爲愼書銘，隨身自誡。其冠銘，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

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鏡銘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車

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御覽四百三又五百九十七

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

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後漢崔駰傳注

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 御覽一百八十三

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 御覽一百八十四

牖之書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 御覽一百八十八

鑰之書曰昏慎守深察訛 御覽一百八十四

研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藝文類聚五十八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五事類賦注十五困學紀聞五

書鋒忍之須臾乃全汝軀 意林一

書刀刀利皚皚無爲汝開 意林一

書井源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 意林一

弩之號爲翼弩之書見奔遊行在才者與任武者也書鈔一百二十五 案此文有衍誤

春三月斗星爲天關職背天關向天梁敵不可當初學記七

冬月奎星爲天關初學記七

金人銘曰周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毋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御覽三百九十 案御覽引注云皇覽云出太公金匱路史後紀五云世謂太公作金人太公金匱公對武王之言則黃帝所作

日夜出者紀綱滅大臣專政作威奪權无救大臣戕其主奪其邦其救也親仁賢退驕佞順四時布恩惠赦天下則日夜出不爲傷也開元占經六引尚書金匱疑即太公金匱異名

日還者君不秉其政舍法度用私意不任官職而將自治則日還日還者爲日出而復下下而復高无救當爲大亂不執皆叛不從其救也正心固一修古道守正法無弍業則日還不爲傷也開元占經

六引金匱、

日闕者、人君內無聰明、邪臣爭權、日闕者、無精、欲人見、爲其中、无救、期六十六日、王者亡其土地、其救闕四門、求仁賢、受爵分職、循名責躬、則闕不爲傷、同上、

視不明、聽不聰、則雲氣五色、蔽日月之明、無救、則羣臣謀殺、闕梁不通、其救闕四門、求仁賢、開元占經十一引尚書金匱、

陰符 案陰符、謂陰符之謀、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史記作周書陰符、蓋即漢志之太公謀八十一篇矣、云周書者、周時史官紀述、猶六韜稱周史、諸引周書陰符、或但稱周書、驗知非逸周書、條附太公之末、與六韜陰謀金匱互出入、不嫌複見也、

文王昌曰、吾聞之、無變古、無易常、無陰謀、無擅制、無更創、爲此則不祥矣、太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之國也、莫常有之、惟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賞民、民勸、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爲政也、御覽八十四引周書、

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士

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初學記十七、又御覽四百二引周書陰符、

年饑、上用輿曲輈、不漆矛戟、纓纏羽旄不擇、焉、御覽三百五十二引周書、

年不登、甲則纓縢、宮室不容、注云、甲不以組也、御覽三百五十五引周書、

容容熙熙、皆爲利謀、熙熙攘攘、皆爲利往、御覽四百四十九引周書、

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搢笏、以示無仇、御覽六百九十二引周書、

太公曰、知與衆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不能成事、御覽七百三十九引周書陰符、

武王營洛邑未成、四海之神皆會曰、周王神聖、當知我名、若不知、水旱敗之、明年雨雪十餘旬、深丈餘、五丈夫乘車從兩騎、止王門、太公曰、車騎無跡、謂人之變、乃使人持粥進之曰、不知客尊卑何從、騎曰、先進南海御、次東海御、次北海御、次西海御、次河伯、次風師、次雨師、武王問太公、並何名、太公曰、南海神名祝融、東海神名句芒、北海神名玄冥、西海神名蓐收、五行大義第二十二篇引周書、

人感十而生。天行五，地行五，合爲十也。（五行大義第三篇引周書）

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牝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是謂五陣。（御覽三百一引周書）

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故三軍同名異用。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險絕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容車貫阻，出而無返者，車之患地。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深塹黏土者，車之勞地。隱帶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月不止，泥淖難前，車之陷地。凡騎以陷敵而不能破敵，敵人走以步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阻，長驅不止，敵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困地也。往無以返，入無以出，陷于天井，頓于地牢，此騎之死地也。所由入者隘，所由去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少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大澗深谷，蓊穢林草，此騎之竭地。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戰于兩水之

開渠敵過邑是謂表裏相合左有深溝右有峭坑高下與地平觀之廣易進退相敵此兵騎之陷地汙下沮澤進退漸洳者騎之患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務避也通典一百五十九引周書陰符　案與六韜戰車戰騎二篇大同小異

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御覽六百八十四引周書

兵法

踐術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詩大明疏引太公授兵鈐之法

坎名大剛風乾名折風兌名小剛風艮名凶風坤名謀風巽名小弱風震名嬰兒風離名大弱風大剛風者大陰之氣好殺故剛折風者金强能摧折物也小剛風者亦金殺故也凶風者艮在鬼門凶害之所也謀風者坤爲地大陰之本多陰謀也小弱風者巽爲長女故稱弱也嬰兒風者震爲長男愛之故曰兒大弱風者離爲中女又弱於長女也大剛小剛客勝大弱小弱主人勝凶有凶害

之亟，謀有謀逆之人，折爲將，死嬰兒風，王八強。五行大義第十七篇引太公兵書。

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門，吏士不得刈稼穡伐樹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婦女，違令者斬。通典一百四十九引覆軍誡法。

凡行軍，吏士有死亡者，給其喪具，使歸而葬，此堅軍全國之道也。軍人被創，即給醫藥，使謹視之，醫不即治，視鞭之。軍夜驚，吏士堅坐陳，將持兵，無讙譁動搖，有起離陳者斬，當交戰，謹出入者，若逆敵，當譏呵出入者。通典一百四十九。案通典引太公六韜、太公兵法，俱標太公曰，不出書名，今除六韜外，錄入太公兵法。

夫出軍征戰，安營陳，以六爲法，亦可方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之宜，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從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太歲太陰太陽大將軍，凡三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注云，死水者，不流之水，死地者，丘墓之間，地柱者，四下中高，地獄者，四高中下是也。通典一百五十七。

日無光主大凶期不出三年（開元占經五引太公兵法）

日未入兩竿而无光曜其月必主死一曰主憂（同上）

日四背見軍在外有反者（開元占經七引太公兵法）

日暈始起前滅後而而後成者後面勝　日暈周帀東北偏厚厚為福東君在東北戰西南戰敗　日暈而珥主有謀十日不雨兵起　日暈冠三珥天子有喜或有大赦或拜大將軍　日暈抱珥喜氣日暈黃者主人有喜（開元占經八）

日中蝕海內兵大起王公憂　兩烏夾日名為天雞守日主人君妻家謀奪君處先數視君動靜欲行其志天先見變戒之（開元占經九）

弩之神名遠望（御覽三百四十八引太公兵法）

神后加四仲者以為明堂宮時天一出游八極之外行窈冥之中日照其前月照其後當此之時天一自持玉弩執法丞相劫不道者（同上）

箭之神名續長、御覽三百四十九、

戟之神名大將、御覽三百五十二、

矛之神名跌蹌、御覽三百五十三、

淡事占

太白犯畢口、大兵起、一歲罷、太白出東方入畢口、車馬貴易政、

太白犯參左股、戰大勝、開元占經四十九、

陰祕

君不明、臣不忠、故日無光、月不明、見變不救、殃禍生、臣欲反、主失名、其救也、安百姓、用賢人、弱者扶、則無害、開元占經五又十一、

凡四時受王之日、日月當清明、五星順度、潤澤有光、此君臣和同、或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五星失度、陰蔽日光、亂風連日、此國君迷荒、不順時令、疾病蟲霜、忠臣受誅、讒言者昌、兵火欲起、民人惶惶、盜賊滿道、死者不葬、開元占經五、

日中鳥見者、君咎、雙鳥見者、將相逆、入關者、主出走、烏動者、大饑
水旱不時、人民流在他鄉、救之法、賞倉庫、舉賢士、遠佞邪、察後宮
任有道、赦不從則災消矣、 日中有黑氣若一若二、至四五者、此
陽中伏陰、君害臣、上出者臣謀君、旁出者君謀臣、不出者宮女有
發暑見在臣、晨見在君、救之法、輕刑罰、赦無罪、節威權、安百姓、貸
不足、則災消矣、 日中有黑氣若一若二、至四五者、敕令不行、三
公為亂、爵賞不平、不救者臣圖君、子謀父、救之法、任賢直、信道德
退貪邪、省刑罰、察奏諫、思刑戮、則無害、 日中有黑氣、君之過大
而臣不諫、故日不明、見變不救者、主有憂、救之法、承順天地、中用
明堂、則無害矣、開元占經六

日暈明分、中赤外青、外人勝、中青外赤、中人勝、中黃外青黑、中人
勝、外黃中青黑、外人勝、外白內青、外人勝、內白外青、中人勝、中黃
外青、外人勝、中青外黃、內人勝、 日暈黃白不鬬、兵未解、青黑和

解分地色黃士功動民不安色黑有水陰國勝色白有喪色青爲疾色赤大旱流血千里　日一暈一抱一珥爲不和信者更逆不信者順　日暈有背人臣有叛者或曰左右欲有走　日暈有五色雲如杵貫日從外入外人勝從內出內人勝欲知姓名白者商赤者徵青者角黑者羽黃者宮　日暈有雲在左右色黃白吉青白兵行黑白內亂青赤和解青黑流血俱明者未解兵不歸明者勝開元占經八

凡出軍擊賊見大流星所指者將之用兵順之行則勝　流星下入軍營必空主將無功避之則吉開元占經七十一

齊桓公

公名小白太公十一世孫襄公少弟初懼禍奔莒兄糾奔魯無知之亂先糾入得立任用管仲爲五霸長在位四十三年諡曰桓公一曰威公

令羣臣

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

嫁娶令

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作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下令於民也、

禁厚葬令

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韓非子內儲說上、

遇上令

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管子霸形、遂與師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

與魯書

子糾兄弟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

不然，將闔殺。史記齊太公世家。

葵丘盟

凡我同盟之人，言歸于好。左傳僖九年。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孟子告子下。

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易國事。穀梁傳僖九年。

齊景公

公名杵臼，靈公子，莊公弟，在位五十八年，謚曰景公。

令左右

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說苑正諫，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

狂矞　華士

狂矞華士東海人兄弟以賢聞太公封於齊三召不見執而殺之按華士元和姓纂作士華編入士姓類異說不敢從

立議

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管仲

仲字夷吾潁上人姬姓之後事齊公子糾糾敗桓公以爲上卿號仲父卒謚曰敬子有管子十九卷

管子案管子八十六篇今七十六篇見在不錄錄其佚文

管子曰長上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尙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文選陸機猛虎行注引江邃文釋

鮑叔

叔名叔牙姒姓之後鮑敬叔之子事齊桓公爲大夫

塞道誓

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賓距路、管子大匡鮑叔謂小白乘而出於莒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曰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叔乃誓、

爲桓公祝

使臣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魯時、甯子無忘車下時、御覽七百三十六引尸子下

鳧已疵

鳧已疵、事齊桓公爲祝官、

釁社獻胙祝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管子小問、

授酒祝

又與君之若賢、同上、

晏嬰

嬰、字平仲、或云字仲、諡曰平、萊之夷維人、晏桓子弱之子、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爲大夫、有晏子春秋七卷、

楹書

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又說苑反質作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仕、窮乎窮乎、窮也、

程本

本、齊人、時稱程本子、亦稱子華子、與孔子同時、

授趙簡子使者書

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谿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

佞賓有隱衷，惟執事者，照明其所保，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福抑至，以承主君之命，開夫豈唯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洫，其故忠主君之賜，唯執事者財幸焉。子華子上 案子華子僞書，漢志隋唐志所不載，然錄之至呂氏春秋引有五事，則先秦古書也。

子華子

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呂氏春秋貴生篇，誘注，子華子古體道人。

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呂氏春秋先己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呂氏春秋誣徒

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

盡能既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呂氏春秋知度

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呂氏春秋審爲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七終

全上古三代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田常

常本姓陳、名恆、陳田相近、改姓田、漢避孝文諱、追改名常、帝舜之後、陳敬仲六世孫、相齊簡公、尋行弒、立事、西約晉六卿、南通吳越之使、遂專齊政、四世至太公和、竟篡齊、

遺令

無攻越、越猛虎也、呂氏春秋順民、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云云、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案田常與句踐同時、知先君是田常也、

齊湣王

王名遂、一云名地、田常九世孫、宣王子、稱東帝、已而致帝、復爲王、存位四十年、燕拔臨淄、走保莒、爲其相楚淖齒所弒、謚曰湣王、亦曰閔王、

令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正名、尹文曰王之令）

遺楚王書

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幷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史記楚世家）

書謝孟嘗君

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國策十一。孟嘗君就國于薛，梁王遣聘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書謝孟嘗君。

田文

文，齊湣王從昆弟，嗣父嬰爵為薛公，好客，與趙勝、魏无忌、黃歇稱四公子。秦使之秦，秦欲以為相，尋見囚，亡歸，相齊，後謝病就封，復見疑，去相魏。及齊襄王即位，去魏歸薛，卒，謚曰孟嘗君。或云非謚，孟字，嘗邑名。

遺秦相穰侯魏冄書

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

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史記孟嘗君傳。

書門版

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戰國策十。

田單

單。齊諸田疏屬。湣王時為臨淄市掾。燕破齊。走保即墨。即墨城中推為將軍。拒守五年。大敗燕軍。殺其將騎劫。遂復齊。迎襄王於莒。襄王以為相。封都平君。一云安平君。

令城中

當有神人為我師。史記田單傳。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或云姓王名務滋。楚人。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有鬼谷子三卷。樂壹注鬼谷子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案語

志有蘇子三十一篇，無鬼谷子。唐志以鬼谷子爲蘇秦書，未審信否。今錄鬼谷文，列蘇秦之前。

遺書責蘇秦張儀

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藝文類聚三十六，引袁淑眞隱傳。又見御覽五百十。

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陵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

君、杜光庭錄異記、案此校眞隱傳五有删節而首尾多十餘語故並錄之、

蘇秦

秦字季子、雒陽軒里人、師事鬼谷先生游說爲約從長、幷相六國趙封爲武安君、後從約解去趙之燕、又之齊、爲客卿、齊大夫與爭寵、刺殺之、

上書說秦惠王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幷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橦、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淩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戰國策三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云云、案下文云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則此二首皆是上書、

爲齊上書說趙王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淩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而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壞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强弩坐羊唐之

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為得。韓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戰國策十八。又見史記趙世家，作蘇厲為齊遺趙王書，小同大異，今別裁于後。

從約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史記作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史記作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戰國策十九，史記蘇秦傳。案此說趙王之詞，而蘇秦傳下文言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蓋即此文也，故錄之。

蘇代

代，秦弟，初事燕王噲，又事齊湣王，還燕，遭子之之亂，復至齊，至宋，燕昭王召爲上卿。或云，秦兄弟五人，兄代、厲、辟、鵠，並游說，秦最少，故字季子。案秦弟代，代弟厲，戰國策史記蘇秦傳皆同，唯譙周古史考、魚豢典略爲異，索隱云，蓋投蘇氏譜云然也。

遺燕昭王書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

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躧、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

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戰國策二十九又見史記蘇秦傳

自齊獻書燕王

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鄙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剗刈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駭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醳臣剸任所善

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戰國策三十

約燕昭王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錟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

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史記作譙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

其言如術環，用兵如刺繡，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戰國策三十，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燕昭王不行。又見史記蘇秦傳

爲齊陰遺穰侯書

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

楚此三也秦制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小足

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史記穰侯傳又戰國策四侯傳十餘字稍有脫誤

蘇厲

厲代弟為齊湣王臣

為齊遺趙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敎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于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

齊平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

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強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徐廣曰根柔一作溫柔一作平柔）於魏，反巠分（徐廣曰一作王公）、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史記趙世家：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案戰國策十八作蘇秦，彼篇多誤，當以史記爲正。）

淳于髡

髡，齊人，梁惠王欲以卿相待之，謝去，齊以爲列大夫。

十酒說

羅襦排門，翠笄窺牖。（御覽七百十八引齊淳于髡十酒說）

魯仲連

仲連齊人邯鄲圍解趙勝田單欲封之皆不受逃隱海上莫知所終有魯連子五卷（案漢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隋志意林舊唐志皆五卷新唐志一卷宋志五卷已佚不存錄）

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弊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

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衞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

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戰國策十三。燕將保守聊城，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

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生，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

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衞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史記魯仲連傳校戰國策有刪節亦有多出字句據下文言燕將見書泣三日自殺知史記此書取之魯連子非本戰國策者也故並載之

魯連子

齊之辯士田巴辯於徂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連謂徐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劫言之巴曰劫弟子年十二耳然千里之駒也願得侍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連得見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者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之衆在聊城而不去國

亡在旦暮耳、先生將柰何、田巴曰、無柰何、魯連曰、夫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則無爲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所爲貴談者、其若此也、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復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騕褭也、豈特千里哉、於是杜口、終身不復談、史記魯仲連傳正義、意林一、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荀子彊國篇注、御覽三百八十五、四百六十四、九百二十七、

陳無宇謂門客曰、昔荆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寡士也、門客對曰、君重衣文繡、士不得以爲緣、鵝鴨有餘食、士不足菽粰、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藝文類聚九十一、意林一、文選別賦注、又廣絕交論注、御覽九百十九、

一非五緡、洩可立待、一簋五玦、烹飪十倍、分理者衆也、藝文類聚八十四、白帖十一、御覽一百八十六、

諺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文選曹冏六代論注、意林一、御覽九百四十四

又九百四十八

人心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貌以相欺意林一

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爲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藝文類聚六十九意林一御覽七百九

朝露之蒲工女不能治淄澠之沙計兒不能數御覽七十四

東山有松樅高十仞而無枝非憂正室之無柱也水經汶水注藝文類聚八十九文選七發注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御覽九百五十八

南方有鳥名爲鸀生而食其翼御覽九百二十八

北方有獸名爲𤝟生而角當心俯啗其角潰心而死御覽九百一十三

市處者僕妾膾炙而食市饒也墍泉沃非織屨之吡從兄弟室父往而不得粗糲焉非愛其僕妾惡其室父也此其饒羨之與不足

也。御覽九百七十六。

舜耕歷山而交益，附河濱而交禹。御覽四百九。路史後紀十二。

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於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宿沙非闇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後漢馬融傳注，御覽八百三十三、九百三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九，困學紀聞十。

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滔沙，御覽作瀆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御覽八百六十五。

契始封商，在太華之陽。水經丹水注，路史國名紀三。

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文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注，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注。

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得意共山之首。史記周本紀正義，莊子讓王釋文，太平寰宇記五十六，路史發揮二。案正義首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是張守節譌混入魯

連子。
今附。

楚王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遣啟疆見魯侯、一作伍舉見魯公、曰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楚上寶也、吳及齊求於楚、楚不與弓三年、乃成射不窮矢發之血流漂井、今聞在魯、必求之、魯君懼、乃歸之、左傳昭七年疏、史記魯世家集解、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四十七、四百九十七、八百二十八、八百六、

弦鏵相第而增矢得高焉、專諸刺僚王闔廬乃成名焉、御覽三百五十、

齊伐魯宋萊羽子謂齊將曰、子盍爲成大夫而善養天下士、北堂書鈔三十四、

所同食天下士至、同上、

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水經沂水注、

朐劇之人辯、水經巨洋水注、

孟子劇之辯者、太平寰宇記十八、

孟嘗君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勢使然也、藝文類聚六十五、文選張協雜詩注、女史箴注、

展无所爲、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淄而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无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无所不取、初學記二十、又御覽九百十六、作上隱君下蔽罪也、无偵作毋

魯連先生見孟嘗君于杏唐、御覽作杏堂、之門、孟嘗君曰、吾聞先生有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若門關、舉之而便則可以一指、特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起、關非益加重、兩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彼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藝文類聚六十三、御覽一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

秦師圍趙邯鄲、魏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令趙尊秦爲帝、魯連辨說罷之、秦軍退、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人

之絺綌，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策杖去。藝文類聚六十九、八十三、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御覽八百十、八百二十九

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軍，殺燕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城守數月，魯仲連乃爲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五十、又五百九十九、事類賦注十三。

弃感忿之恥，累世之功。荀子議兵篇注。案此蓋燕將書也，有脫誤。戰國策、史記作感忿，而上下忿字復見，疑彼亦誤。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八終